



前漢書

十  
日



8  
1.735  
30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竝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

名犬子

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曰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貴同貴財也曰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

相如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已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

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

善圖

此係明治  
八月八日  
山諸同人  
所購以贈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程鄭亦數百人言其家富亞王孫也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召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自娛師古曰皆傾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

重而弓琴心挑之師古曰奇心於琴聲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恐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

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

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分與文君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呂書札音壯點反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烏於何也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呂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牆墮墮之比者因呂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蛇烏有先生師古曰蛇誇証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說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呂車騎之眾而僕對呂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替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采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王國兔爰之詩曰雉羅于學學亦采字

耳彌竟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委格字或作腳言持引其腳也鷲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鷲謂亂馳也搗搗也鷲音務搗音如閱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呂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烏足呂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呂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峩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峯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

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陀之韻也師古曰

前漢五十七上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  
連者遠耳於文無妨坡音音河反屬音之欲反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坭錫

**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腹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雌黃白坭錫也師古曰丹  
沙今之朱砂也青腹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  
坭音附腹音一郭反 **衆色炫燿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燿若龍鱗  
其石則赤

**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  
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攻音枚

瑰音回又音瓌 **瑊玕玄厲** 張揖曰瑊玕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瑊音林珉音曼 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絨功音勒 **礪石武夫** 張揖曰皆石  
之次玉者礪

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  
葱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礪音而充反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也師古曰蘭卽

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蘼蕪** 張揖曰江  
離蕪蕪也似蛇林而香師古曰蘼蕪卽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

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  
識之者然非蘼 **諸柘巴且** 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尊且蕞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

蕞也藥對誤耳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 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  
靡旁衰也地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 師古

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  
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緣巨大江限巨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  
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歲**

**析苞荔** 張揖曰歲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蔗卽今  
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歲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蔗音皮表反 **薛莎**

中牛馬芻蕪荻也似蕪而細小葭蘆也師古曰  
埤音婢謂下地也葭音郎蕪音兼葭音荻音敵 **東籬雕胡** 張揖曰東籬實可食雕胡菰米也  
師古曰東籬似蓬其實如葵子也

**蓮藕瓠盧**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瓠盧梟魯也郭璞曰菰蔣也盧  
章也師古曰書不為菰蘆字郭說非也但不知瓠蘆於今是何草耳 **奄閭軒**

于張揖曰奄閭蒿也子可治疾軒于菰草也  
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菰音猶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 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盡舉而圖寫之言其

多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波  
抑揚也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

**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  
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此 **其**

**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柗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  
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榿音便又

音步田反卽今黃梗木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師古曰桂卽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卽所  
也柗音南今所謂楠木 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

藥黃檗也離山梨也朱 **檀梨棗橘柚芬芳** 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檀  
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卽今所謂檀子也棗棗卽今之棗棗也柚

卽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反棗音弋整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倚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狗靡翁呶萃蔡張揖曰翁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微也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繆繞玉綏張

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練垂簾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麥纒音隈眇眇忽

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忽若神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於是迺羣相與獠

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嬖嫫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嬖音

盤婦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兮反揜翡翠射駿驥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駿驥驛鳥也似

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微矰出織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弓繳係弋白

實非也駮音峻矰音儀師古曰矰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鴛鴦野鴛鴦雙鶴下玄鶴加師古曰鶴鵠

為鳴鹿山東通謂之鵠鄙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鶴聲之急耳又謂鴝將音來奪友鴝鹿鴝將

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鶴而

連鴛鴦又下雙鶴而郭璞曰浮文鵠張揖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

也師古曰鵠音五歷反揚旌柁張揖曰揚舉也柁音曳柁音大可反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

曰翠帷惟翠色也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從金鼓師古曰從

謂鉦也張揖曰榜人歌主倡聲而歌者也師古曰榜音榜又方孟反聲流喝

吹鳴籟籟音蕭也榜人歌張揖曰榜人榜人船長也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師古曰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師古曰沸音普蓋反涌泉起奔揚會

也師古曰溢音普頓反礪石相擊琅琅磕磕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音盧對反磕音口益反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煖煖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曰警衆也車案行騎

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繩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曰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呂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

得其意妄為音訓呂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將割輪焯自己為娛師古曰焯字與鑿同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鑿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於是王無呂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師古曰悉盡也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呂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

雲夢曰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愆故云輕也累音力端反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土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睡縣射獵其浮勃澥師古曰別枝也游音蟹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右曰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偄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鯁也師古曰蒂音丑介反若迺傲儻瑰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傲儻猶非常也傲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師古曰倅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至耳是曰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何

爲無曰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曰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謂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曰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曰禁絕淫放耳師古曰疆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曰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專君自損也師古曰專古貶字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紫淵徑其北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終始

霸產出入涇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鄠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其內助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鄠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其內助

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牽又音口見反

曰潦流也滴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澧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行潦也又有滴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呂下至灃除潦為行潦凡九川從霸產呂下為數凡七川滴

音決滴水滴出聲也除潦滴下為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潦為行潦又失之潦音牢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鎬潦滴

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滴音晉是也地里志鄠縣有滴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滴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益為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滴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

於斯耳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

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

曰來音盧代反出乎椒丘之闕山俱起象雙闕者行乎州淤之浦可居者曰州

於漫也浦水涯徑乎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林過乎泱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

也泱音於庶反過乎泱莽之壑荒之野也師古曰凡言

此者著水流之長汨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赴隘陘

遠也決音烏朗反汨乎混流順阿而下陵曰阿汨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

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

也隘音於懈反陘音狹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戾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也宓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逆折轉騰激洌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激洌相激也師古

也宓汨去疾也汨音干筆反逆折轉騰激洌音普結反滂鼻沆漑郭璞曰滂音旁漑

音婉渾音善踰波趨浥泣泣下瀨郭璞曰踰躍也浥音陷也泣泣聲也師批巖衝

音婉渾音善踰波趨浥泣泣下瀨古曰浥音於俠反泣音利瀨疾流也批巖衝

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臨坻注壑澆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擗師古曰偪側相逼也橫流







蠟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麟蠶墨堆龍不平貌麟音洛盡反

郭璞曰波池旁

積貌也波音皮

裊音衣被之被師古曰波

允溶淫鬻

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渙夷陸

師古曰散渙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揜曰綠

蕙

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

被曰江離

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布結縷

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縷相結故名也

揭車衡蘭

師古曰揭車一名芝輿香草也

射干

師古曰射干即烏扇耳射音弋舍反

此薑藁荷

如淳曰此薑藁上齊也師古曰薑之息生

歲持若孫

如淳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孫香草也師古

蔣茅青蘋

張揖曰蔣菰也茅三稜也郭璞曰茅

離靡廣衍

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風披靡吐芳揚烈

師古曰烈酷烈之

澤延曼太原

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

響布寫晝夢呖第

響音晝音奄又音烏感反夢音愛呖音步必反第音勃

於是乎周覽汜觀

師古曰汜音普

芒恍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師古曰涯

日出東沼入

師古曰言其土地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

師古曰言其土地

其獸則庸旄獬犛沈牛塵麋

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

其北則

師古曰言其土地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師古曰言其土地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橐駝

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頭一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

高廊四注

師古曰橫椽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華棖璧璫輦道纒屬

師古曰棖椽也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橐駝

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頭一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

高廊四注

師古曰橫椽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華棖璧璫輦道纒屬

師古曰棖椽也



壁璫呂王為椽頭當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日呂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  
崗道可呂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纏迤相連屬也纏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 步櫺周流長

途中宿 師古曰步櫺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  
塗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祭臺增成 師

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峻素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 巖突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  
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豈音子公反 巖突洞房 若竈突然潛通臺上 頰

杳眇而無見仰杪撩而捫天 師古曰頰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杪古攀字也撩也  
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

其椽可呂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  
揅音老捫音門 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  
得絕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言徒可反 青龍蚺於東箱象輿

婉憚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端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蚺  
張揖曰靈園眾仙號 婉憚皆行動之貌蚺音一糾反膠音力糾反憚音善 靈園燕於間館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體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  
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磐石振崖 孟

曰振亦致也崖廉也呂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 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欽貌師古曰  
振亦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欽巖倚傾 欽音口街反倚音於綺反 嗟峨

嶻嶭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崢音儕爭反嶸音戶抨反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  
也嶻音昨盍反嶸音五盍反師古曰直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嶻

言捷嶻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  
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函文

言捷嶻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  
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函文

磷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礴玢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  
也唐字本作瑒言玢玉及石並玢函也玢音彼晏反函又音彼閑反 赤瑕駁犖雜甬其

閒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  
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音洛再反 鼉采琬琰和氏出焉 晉灼曰鼉采闕師古曰鼉

且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  
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

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  
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 黃甘橙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

小橘也出武陵師古曰 枇杷檮柿亭柰厚朴 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若杏檮檮支  
檮即柚也音丈耕反 枇杷檮柿亭柰厚朴 香草也亭山黎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檮

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呂香草也檮郭說得之朴  
木皮也此藥呂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檮音煙朴音匹角反 棗棗楊梅 張揖曰楊梅

而有核其味 櫻桃蒲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  
醉出江南也 櫻桃蒲陶 含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 隱夫奠棣 師古曰隱夫未

李也棣今之山櫻桃菓 荅還離支 張揖曰荅還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  
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 荅還離支 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還音香離音力智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 師古曰馳猶延也曰次 揚翠葉抗

紫莖 師古曰抗  
搖也音兀 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沙棠櫟楮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櫟果名也楮似於葉冬不落應劭曰櫟采木也郭璞曰櫟似采柔師古曰櫟非果

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 華楓枰櫨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  
櫟音歷櫟音諸於音零采音柔音食諸反 華楓枰櫨 脂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  
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郭璞曰適促皆追捕之  
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

**蘭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適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

**捐鳳凰**  
師古曰捐音山交反捷鶴雛

**揜焦明**  
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師古曰紘音宏

**率乎直指**  
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揜乎反

**鄉**  
師古曰揜然疾歸貌

**下堂黎息宜春**  
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

**西馳宣**  
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濯鷁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引刺船也鷁即鷁首之舟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

**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

**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聞轆**  
郭璞曰徒步也聞踐也轆音來各反師古曰輓音女展反

**騎之**  
郭璞曰言交橫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藉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  
郭璞曰言交橫

**欲疲憊也驚憚**  
郭璞曰言交橫

**不被創刃而死者**  
郭璞曰言交橫

**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

**於是乎遊戲懈息**  
郭璞曰言交橫

**置酒乎顯天**  
郭璞曰言交橫

**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于皓天也師古曰顯音胡考反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萬斤也

**建翠華之旗**  
郭璞曰言交橫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二歷言黃帝顓頊帝嚳迺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

**聽葛天**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呂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

**千人倡萬人和**  
師古曰倡讀曰唱

**山陵為之震動川**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谷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巴俞宋蔡淮南干遮**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蓋州顛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

**鏗鎗闐鞀洞心**  
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駭耳**  
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漢武象之樂**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文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陰淫**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文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湏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 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

鞮郭說是也 所已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 靡曼美

色於後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 若夫青琴處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洛水

也絕殊離俗 郭璞曰世無雙也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 郭璞曰靚莊粉白黛

便嬛輕麗也 韓約婉約也 嬛音翽靚音淨 柔橈嫵嫵媚嬌弱 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

師古曰妖冶美好也 閑都雅麗也 韓音綽 柔橈嫵嫵媚嬌弱 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

總謂骨體也 僥音女致反 嬛音 於圓反 嫵音武娥即纖字耳 曳獨繭之褕袿眇閭易呂恤削 張揖曰褕褕褕也

繭一繭絲也 閭易衣長貌也 恤削言如刻畫 便嫵鬢眉與世殊服 師古曰言其行步安

作之也 師古曰褕音踰袿音曳易弋示反 皓齒粲爛宜笑的 師古曰言其行步安

步千反 嫵音先 芬芳溫鬱酷烈淑郁 郭璞曰香氣盛也 師 皓齒粲爛宜笑的

嫵音步結反 郭璞曰鮮明貌也 長眉連娟微睇 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睇視遠貌 音

計 色授魂予心愉於側 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 於是酒中樂酣 師古曰酒中

樂酣奏樂洽也 天子芒然而思 師古曰芒然猶罔 似若有亡 師古曰如 曰嗟乎

中音竹仲反 此大奢侈朕已覽聽餘閒無事棄日 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 順天道已殺

伐 郭璞曰因秋氣也 時休息已於此 郭璞曰謂 苑圃中也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已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已示將來 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已瞻氓隸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

碩人之詩曰墾墾填塹 師古曰墾墾 也音徒回反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師古曰恣其芻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 發倉廩已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令也 改

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已齊戒 張揖曰歷 猶算也 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 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 覽觀春秋之林 如淳曰春秋義理

也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已為射節 弋玄鶴舞干戚 郭璞曰

也載雲罕揜羣雅 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 悲伐檀 師古曰伐

也 載雲罕揜羣雅 師古曰揜 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 樂樂胥 鄭氏曰詩云于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

先呂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師古曰此呂上皆取經典之嘉辭呂代游獵之娛樂 述易道 郭璞曰修繫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杞士卒之精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辟讀曰闕 夫呂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

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師古曰罷讀曰疲 抗挫也音五官反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師古曰繇讀與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

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

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呂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

再川屯鳳尊  
氏書國南市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焚中皆西南夷也焚音蒲北反

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伐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曰云弔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焚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呂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與制師古曰呂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孟康曰邊如覆米與縣著拜皇頭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各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呂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墊中而不辭也師古曰墊也

與墊同古野字也中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也中古草字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曰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皆少也  
鮮音息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也音所且反曉諭百姓呂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呂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且反讓三老孝弟呂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音所且反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呂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咸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忽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說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邛笮之君長文類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古曰笮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

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曰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巨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巨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曰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

除邊關益斤師古曰斤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

為徼張揖曰徼謂巨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白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邛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曰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曰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韻且因宣其使請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而攘湛讀曰沈汪音鳥皇反濊音於喙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師古曰被音玉靡反因朝冉從駹定笮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師古曰造至也音干

到辭畢進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論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師古曰罷讀曰疲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曰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端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師古曰已詔終之辭也仁

者不曰德來強者不曰力并意者始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師古曰烏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然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師古曰覲見也音構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目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眾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自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是濫反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胈

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戚溱理也孟康曰胈駢膚皮也言禹勤駢胝無有毛也師古曰胈音步易反駢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牒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蹠局壓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蹠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宏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小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淮也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

冠帶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前漢書卷之七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君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索係之故號泣

也索音力退切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益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盥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反之夫也師古曰盥盥古反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曰討強胡南馳使曰誦勁越師古曰誦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二風化也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曰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日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洙若張揖曰洙洙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微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曰開道也

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習音忽

曰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視音土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曰已哉師古曰惡讀與易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藪澤無水曰藪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曰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也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曰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間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盤屋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羸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師古曰鳥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能捷勇期貢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勇士也臣之愚竊曰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輿不及還轅

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

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日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益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危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懼危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此言雖小可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曰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坐音馬坐叱之坐張揖曰坐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陂音普何反

臨曲江之澧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澧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

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澧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澥乎鈐鈇晉

曰涇音籠古澥字也師古曰涇涇深通貌澥音呼活反鈐大開貌鈐音呼舍反鈇音呼加反

汨減鞞曰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師古曰汨減疾貌也鞞然輕舉意也臯水

邊地也汨音于筆反減音域鞞音先合反觀衆樹之蒼葢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蒼葢貌榛榛盛貌葢音烏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瀨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弭節

孔反愛音愛榛音側巾反

前漢五十七下

前漢五十七下

前漢五十七下

前漢五十七下







踏巨腹路兮張揖曰糾蔓相引也引昇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師葭蒙踊

躍騰而狂趨張揖曰葭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趨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趨音離葭颯歛焱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張揖曰葭颯飛相及也颯歛走相追也師古曰葭音利颯音立焱音諱歛音翁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兮與真人乎相求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互折

窈窕已右轉兮橫厲飛泉已正東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悉徵靈圍而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

陵陽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左玄冥而

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前長離而後裔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厥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厥解在禮樂志裔音昌出反

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

祝融警蹕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蹕止行人也御禦也氣惡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綽雲蓋而樹華旗師古曰綽合也合五采雲蓋也綽音子內反使句芒其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娛音許其反歷唐堯於崇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秋山也海外經曰秋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膠輻已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選重累也膠輻猶交加也湛音徒感反

麗靡也林離慘癘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菴音相勇反挈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鼻音普備反決音烏朗反軋音於點反摻音所林反攬音所宜反

龍茸兮衍曼流爛疼已陸離張揖曰疼衆貌一曰罷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疼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攢羅列聚叢已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威反衍音弋扇反疼音式爾反張云罷極義則非矣

魁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壘威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磷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磷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壘音浴賄反威音一迴反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綠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河也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奄息蔥

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奄息蔥



極汜濫水媵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極，極也。領山也在西域中。

使靈媵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媵女媵也。伏犧作琴。

使女媵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自潛大川師古曰媵音瓜又工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呂玉為檻。

危

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崑崙山相近。黑水出其南。坡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

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闕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闕風山在崑崙閭闔之中遙遠也。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革勝。音工老反。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陋之不足羨慕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朝

咀嚙芝英兮噉瓊華

張揖曰芝草。藥也。食之長生。瓊華芝草。藥也。食之長生。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也。鴻溶。疎涌也。師古曰傑音角。甚反。傑音子。傑反。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豐隆之滂淪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淪。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淪音匹。備反。

騁游道而修降兮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

張揖曰寒門。非極之門。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下崢嶸而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軼先驅於寒門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上嶮廓而無天

師古曰嶮。廓。廣遠也。音遠。

視眩淚而亡見兮

師古曰眩。淚。目不安也。徹。悅耳。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聽敞怛而亡聞

師古曰敞。怛。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混音聘。

相如既奏大人賦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陵雲氣

師古曰說。讀曰悅。

游天地之間

師古曰說。讀曰悅。

意相如既病免

師古曰說。讀曰悅。

家居茂陵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師古曰說。讀曰悅。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朝

咀嚙芝英兮噉瓊華

張揖曰芝草。藥也。食之長生。瓊華芝草。藥也。食之長生。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也。鴻溶。疎涌也。師古曰傑音角。甚反。傑音子。傑反。音胡。孔反。溶音弋。孔反。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豐隆之滂淪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滂淪。雨水多也。滂音普。郎反。淪音匹。備反。

騁游道而修降兮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修。長也。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

張揖曰寒門。非極之門。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下崢嶸而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軼先驅於寒門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無地兮

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北極之山也。

上嶮廓而無天

師古曰嶮。廓。廣遠也。音遠。

視眩淚而亡見兮

師古曰眩。淚。目不安也。徹。悅耳。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聽敞怛而亡聞

師古曰敞。怛。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混音聘。

相如既奏大人賦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飄飄有陵雲氣

師古曰說。讀曰悅。

游天地之間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雷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顛言氣顛汗也穹言歷

選列辟曰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率邇者踵武聽逝者風聲文穎曰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書曰元首明哉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

因斯曰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邾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邾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邾音質而后陵遲衰微干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

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績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

是曰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師古曰逢讀曰逢言如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音勿滴音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服虔曰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沂流也埏地之

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陞游

原迴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邇遠也闊廣也泳浮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

昆蟲閭惺回首面內文穎曰閭惺皆樂也師古曰閭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

然後困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圍怪獸自來若人徼塞言符瑞之盛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巨供祭祀也犧雙觥共抵之獸服虔曰犧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鬼神接靈囿賓於閒館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俶黨窮變師古曰俶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曰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巨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為符也

呂登介丘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呂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贄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此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曰況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上帝垂恩儲祉將曰慶成師古曰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羣臣慝焉師古曰慝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且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仙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夫修德曰錫符奉符曰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曰祗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勤功中岳曰

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

音其勿反

音其勿反

音其勿反

音其勿反

音其勿反



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日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日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

末光絕炎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日

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曰六

聖之所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日俞乎朕其試哉

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日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

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積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敷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殷殷之獸樂我君圍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殷字與斑同收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茲爾於舜虞氏日典文穎曰百獸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入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定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日符瑞章明其德

乘六龍日御天也師古曰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前漢五十七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呂封巒文類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呂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呂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天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中水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呂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呂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呂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楊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巳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胝無皮膚不生毛張

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

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

呂湊字作儼字耳合為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西川生鳳尊  
氏國在陳中

前漢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僻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呂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  
合天子之意上怒呂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也一曰呂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  
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少  
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  
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  
曰邑外謂之郊澤  
無水曰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  
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  
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其宜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岐喙音許械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且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未足且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後首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者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呂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呂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呂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呂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呂册書答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呂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操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操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到反惡音故反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弘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延賢人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穀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弘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弘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弘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弘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弘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始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弘自治知所弘自治然

後知所弘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弘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弘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弘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弘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呂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呂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呂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呂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呂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呂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呂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用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上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呂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呂聞上呂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呂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呂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呂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呂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呂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中躋而牧羊師古曰躋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躋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呂時起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呂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呂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苗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呂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呂德報怨呂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呂直報怨呂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

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呂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十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晉說也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興師古

者往日也師古曰言歲惡猶凶歲也今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

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呂

兒寬代之式呂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呂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言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亨炊也養音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温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儒於武師古曰儒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呂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之也除為

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條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廩牛羊還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師古曰白廷尉湯湯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師古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呂寬為奏讞掾師古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呂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曰悅

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呂並既鄭國旁高仰之川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呂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輒是也焉說三河之地故定水令呂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

得其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貸音土代反呂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不絕師古曰纏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纏索矣屬音之欲反課

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呂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前漢五十八



輯羣元

張揖曰統察輯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輯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

師古曰鄉讀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

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

巨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也祗戒精專

巨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

唯聖主所

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

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

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目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巨順

成天慶垂

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巨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

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

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

下發憤合

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

登告岱宗

發社闔門巨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亨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巨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闔讀與開同

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充象日昭

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昭明也降下符應巨報德化臣奉籙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

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

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巨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

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巨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

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九歲巨官卒



質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巨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皆巨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目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巨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竄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巨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巨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巨儒術進劉向王褒巨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孫弘字伯通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

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師古曰

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

巨湯為無害言太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巨為此官也調音徒鈞

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

課者猶曰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為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巨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臣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利為乾夫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言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鄉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儀如

此師古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瓚曰謂常見原也聞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聞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詆也音丁禮反其下

同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曰先口解之矣上召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是曰湯雖文深意思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臣自己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何反縣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呂輔法師古曰輔助也呂巧詆助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巳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呂學自公卿以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問師古曰謂諮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

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曰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士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曰扞寇也鄣

音之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聳師古曰震動也聳失失氣也聳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干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

甲為錢甲為錢及為大吏而甲所曰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曰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

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殆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呂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呂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民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

丞相呂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于其事也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呂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呂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呂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師古曰短長術與於六國時長

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呂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

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呂吾謀告之者

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呂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

前漢五十九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師古曰讓亦責也君何不知分也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師古曰幾音居起反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曰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已塞責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師古曰奉音扶用反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何厚葬為載已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已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已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已安世篤

行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已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

已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已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即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已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已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已勸百寮是已朝廷尊榮天下

五



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已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已塞爭權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已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已為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已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已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

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

將軍上亦已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已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已問左右乃赦敬已慰其意安世寤恐師古曰寤恐寤益也職

典樞機已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已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已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已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已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曰行法安世曰何曰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曰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曰恚怒

誣汗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曰為北地太守歲餘上

閱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温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曰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曰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曰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曰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曰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語徵證也

在宣絕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曰為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曰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廷

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

張氏無名錢曰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曰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縵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呂能殖其貨師古曰殖生也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

者即呂問君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闕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呂輔天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呂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東師古曰坐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呂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呂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呂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呂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呂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呂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陳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呂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呂公主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呂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具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呂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曰過放師古曰曰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師古曰辭宜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曰縣官事怨樂

府游徼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師古曰悖

布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曰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曰放為言出放為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壘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呂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賈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曰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呂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呂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呂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呂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也順也師古曰安也專呂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

曰舉之廷尉呂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不服呂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

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大氏盡詆呂不道呂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

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呂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貨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呂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呂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呂語延年延年呂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師古曰首謂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呂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姓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師古曰交雜皆呂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即呂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呂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呂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呂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呂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呂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呂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呂此為重事也光呂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呂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頻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呂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呂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卽位褒賞大臣延年呂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遇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曰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曰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曰璽書讓延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曰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曰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贊曰征蒲類海故曰為名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曰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遇呂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字子夏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首杜子夏曰相別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欽惡曰疾見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贊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曰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了反窕音徒了反所曰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姊弟則謂之姊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曰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曰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

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下音盤唯將軍常曰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曰為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

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

師古曰忽忘也

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雖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曰故

詠淑女幾呂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與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干忽反若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呂

忽不可呂遴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委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呂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呂奉大對師古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呂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前漢六十一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師古曰殆近也何呂言之日呂

戊申蝕時加未戊夫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呂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行志要在所呂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呂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膳

膳之言善也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呂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呂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

臣呂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呂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

至重誠不可呂佚豫為不可呂奢泰持也師古曰為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呂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呂師古曰呂用也當世之治何務各呂經

對師古曰據經義呂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呂廣施非義無呂正身克已就



義恕呂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呂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泄官不敬

師古曰泄臨也

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瘦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呂喻利口之

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呂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呂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迺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聞音居覓反

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至誠動眾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繫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

非主上所已待將軍非將軍所已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但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已為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為喻則是其義非經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

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

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

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

師古曰援引也

音爰書稱公毋困我

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

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眾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為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呂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

欽愚呂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呂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

兄緩前免太常呂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呂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

立屬請為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師古曰更音工衡反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師古曰信讀曰

仲辟讀曰僻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在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各隆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呂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瘡也皆但呂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莫

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

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

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橫陵厲也

欲曰熏轅天下

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

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耳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

師古曰杜塞也

骨肉親屬莫不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

威權

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宜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

師古曰卒讀曰碎

不曰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

師古曰體亦鯁字

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

師古曰比音類蘇反

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

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

長母也

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

師古曰皇暇也

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

師古曰言重難之若手探熱湯也

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呂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已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畧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非教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

氏雷南南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裊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

云呂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裊榼晉云獸子皆非也裊榼卽今之偏榼所呂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呂洩便者也裊音輦

月氏遁而

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各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呂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徑匈

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呂得往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

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呂曰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呂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呂大夏為地臣為之作君也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千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呂持歸於漢故呂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贊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迺言節開合而體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及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已

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呂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呂利誘令入朝誠得而呂義屬之師古

曰謂不呂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已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聞使四道並出師古曰聞使者求聞隙而行出驢出柞出



徙邛出爨

師古曰皆夷種名馳音危音材各反徙音斯爨音蒲此反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祚二種也

南方閉嵩昆明

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音先嵩反

昆明之屬無君

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顛滇鳥出其國

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

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已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已為事也

騫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已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煌

師古曰祁連山呂東焯煌呂西

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

作傳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翁同為求食還見狼乳

師古曰呂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呂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呂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呂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呂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曰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呂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曰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於令居曰西臣贊曰令居縣名也

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初置酒泉郡曰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軒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犂音劇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曰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犂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犂聲相近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呂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曰前通大夏師古曰文山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曰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曰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呂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呂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呂贖罪復求使使端

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已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師古曰言於外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已苦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已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呂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也眩相詐惑也鄧大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曰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通知世宗時犛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雙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雙音瓮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已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及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已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大宛已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訕已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達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呂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呂嘗使浞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二師古曰十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已萬數齎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呂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道流不迫其城也空呂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已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呂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已為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前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已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今康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已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已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已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特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

音本末之本蔡音十曷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特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猝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旋軍東出諸所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已此物故者眾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呂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

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已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已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已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曰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呂窮

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濶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呂放為効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司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呂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頓反蒯聩其後也

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聩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聩五怪反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師古曰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音所

軍文穎曰趙季成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葬於華池音

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卽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諸

侯之相王王卬於殷師古曰項羽漢之伐楚卬歸漢曰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唐都受易於楊何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師古曰建元元封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詩師古曰詩或也各習師法

適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

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

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然其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曰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師古曰墨者儉而難遵是

曰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摠取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儒者則不然曰為人

錄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也音千古活反

也音千古高反

也音千古高反

也音千古高反

也音千古高反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

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曰蚤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呂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呂六藝為法六藝經傳呂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

呂茅費也椽木也

茨音疾茲反棟音采又音菜飯土簋歠土刑師古曰簋所呂盛飯也刑呂盛羹也土謂燒土糲梁之

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呂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呂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

情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

其術呂虛無為本呂因循為用師古曰

功利大也



曰任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然也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師古曰與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繫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

河從其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穴九疑舜葬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草山也禹於此會諸侯

有九峰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群樹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音嶧

喉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已歸於是遷任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呂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季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呂顯父母此季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季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宜周召之風師古曰召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呂尊

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發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呂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

記石室金鑽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張晏曰呂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讓古讓字言當已述成

而讓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呂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呂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後大夫擅權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呂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呂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呂節人樂呂發和書呂道事詩呂達意易呂道化春秋呂

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

道言也

八千字當言減

師古曰

道言也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百萬言之故云數萬何過忽言減乎學其指數者又為曲解六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在劉向傳察其所言皆失其本已

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

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已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為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已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曰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突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諷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纍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臯師古曰

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已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

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五帝本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季文本

紀第十季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呂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苴音子間反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鄒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鄒成侯周繅也鄒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鎖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曰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呂象王者如此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

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曰埃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埃遷之自敘云爾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予遷

書責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

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不相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



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己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

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

何則士為知已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何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已為榮適

足已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孟說是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

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遠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干忽反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

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忍呂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函簡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已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

也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已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潛亦痛也音干取反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也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自古而

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卑與所已自惟師古曰惟思也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師古曰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擐旗

之功師古曰擐拔也取敵人之旗也擐音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呂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末議不曰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華也闕吐合及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呂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呂為戴盆何呂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

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宦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呂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呂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

謂鞠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

不給師古曰給地高故云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沐音類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類冒犯也首嚮也沐音呼內反字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曰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言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言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言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皆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言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

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言自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而僕又茸言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

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陽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蛄也螻蛄蟬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特言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榮反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音吐計反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

師古曰奔掘地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

師古曰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

師古曰槍千羊反

視徒隸則心惕息

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

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

師古曰說在刑法志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執械

謂桎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

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

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師古曰重難也

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

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師古曰勇敢之人聞

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

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

僕雖怯矣欲苟活

師古曰苟柔弱也音人况反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

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鞶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

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文穎曰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足師古曰贖音頻忍反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

呂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呂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

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曰

曰湛讀曰沉呂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呂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平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築曼辭呂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呂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呂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呂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迂相觸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已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已知自全既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也志信不謬迹其所已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

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燕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已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展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師古曰髡音傳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廼得太子甚喜為立禱師古曰禱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使東

方朔枚臯作禱祝師古曰祝禱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呂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呂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甘泉宮曰辟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呂自明可矯呂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贊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贊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章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廼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詔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

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後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呂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火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呂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二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令皇太子為漢適嗣音竹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已迫楚皇

太子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曰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逃亡也子盜父兵呂救難自免耳臣竊

臣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離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則四國亦以交止於藩離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整刃也音膚呂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師古曰匡正也師古曰匡正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各今號州闕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吳太子冢家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廼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侯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

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北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呂湖闕

鄉邪里聚為戾園

師古曰闕古闕字從門中夏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夏舉目使人也夏音許密反闕字本從夏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迺音汝授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呂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呂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呂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呂國土風俗申

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

廟立子



閔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上與

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烏呼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言皇天無

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能終天祿者也厥有

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呂姦巧邊眚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眚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眚庶人薰音勳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徒

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呂安孟康曰古綴字也臣瓚曰安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安音他果反悉爾心毋作怨毋作

德服虔曰棊薄也師古曰棊古匪字也匪非也毋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呂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呂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師古曰郭廣義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讀與祚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呂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呂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橋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也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呂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

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廼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師古曰毆與驅同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

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僭為之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且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



獵文安縣呂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王子也餅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齎金寶走馬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師古曰下音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近狎作亂內外俱發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趙氏無炊火焉

章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呂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師古曰閒音工竟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師古曰究不究竟於下

為典屬國師古曰宜音但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

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王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呂千數且

呂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呂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前漢六十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困音胡困反烏鵲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冪髮歷冪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一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呂安宗廟非呂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鄴曹灌攜劔推鋒師古曰樊會鄴商曹參灌嬰等從高帝墜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

曰菑古災字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旦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已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言苗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

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

書法也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

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呂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與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

曰見



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

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滯信女須等師古曰滯古浸字也滯漸也益也數賜予錢

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師古曰餽亦饋字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呂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一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惊為樂亟韋昭曰惊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

反也逝合韻音上列反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蒿里死人里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其王意嗣師古曰其二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呂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二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呂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

者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過弘農使大奴善呂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

之尤長至湖師古曰使者呂讓相安樂張晏曰使者長安使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呂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

吏也屬音之欲呂前洒大王師古曰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反其下亦同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師古曰嗌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呂問郎中令遂遂  
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師古曰叩  
讀曰仰遂叩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二百五篇人事決  
王道備師古曰決徹  
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  
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  
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于庶人師古曰  
汗濁穢呂存難呂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呂屋版瓦覆師古曰版  
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  
矢也呂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  
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師古曰已  
解於上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  
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呂為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師古曰如若也不  
忍謂不能疏遠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  
詭猶反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師古曰密令警  
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  
著明也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  
且一內之它不得

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  
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  
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

音人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冠孟說是也

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挿筆也臣敞與坐語中庭

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已惡鼻感之曰昌邑多鼻故王

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鼻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鼻聲臣敞

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各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妻十

六人子二十二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各籍及奴婢財

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昌邑為哀王園中人所不

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天資喜由

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後丞相御史臣敞書聞奏

可皆已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歸頌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與故太守卒史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

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已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

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



子充國師古曰上謂由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呂加也宜呂禮絕賀呂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呂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戢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向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呂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呂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

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呂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易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

導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終

西川中鳳樓氏書印

漢書六十三



